

剡源集附札記
四



剡源集

附札記

(四)

戴表元撰

剡源集卷第十四

序

送鄧善之序

大德戊戌春。巴西鄧善之以材名被徵。將祇役於京師。於時甘泉近臣乘纜而致詞。瀛洲仙官揚鑪而先途。友朋星羅。從徒蟻奔。扳末光附餘聲之士。餞善之於郊者。退而無不頌善之於家。曰。嘻。乎偉哉。善之其果能去此而行其志也乎哉。方善之清修苦學於隱約之中。蓬門縑袍。筆硯爾汝。顧單力不可與飢凍抗。則曰。與其徒歌吟古聖賢之說以自壯。至於寒巖永夜。聲出風雨。赤日流汗。而挾書不知。此其堅忍強志。欲何爲耶。當是時。有無故而與之千金。度善之能辭。卒然而加之連城列乘之貴。較其樂。亦未易以彼而易此也。及乎名成行孚。高臥而車馬愈喧。無求而羔雁自至。然後岸幘迎謁。深衣拜聘。其一時風規器量。雍容談笑之際。度越諸人何止萬萬。而豈一朝一夕能偶然哉。雖然。善之之志初不止此也。今夫人之於飲也。有飲水而樂者。有飲茗而樂者。有飲酒而樂者。有俱不飲者。不飲者則過矣。強飲水者以茗。有不能如飲水之安也。強飲茗者以酒。則往往沈湎醉極而亂。習熟之久。蓋有初不堪升勺。而終也能至於斗石。何也。彼其初自不知其樂之至此也。善之前日之隱約也。是安於飲水之類也。榮途方開。紛華嗜欲可以

醉人之具不一，惟無使之沈湎斗石而亂也哉。古之論人也，自弱冠而強，以至於老，老之爲言，考也，成也。他日善之取通使，上大夫執珪結綬而歸，而余野人也，將賀善之之成，而因以考焉。三月朔日，剡源戴表元序。

送貢仲章序

天之生材，猶地之產物，隨其風氣土性，雖窮厓僻谷，海遠野陋之處，無不有焉。然而非常之珍，希有之玩，口不能自言，足不能自運，往往埋藏伏匿，積千百年而不得一日之遇，而罽丹絺漆貝毛，箇括尋常瑣細之蓄，在於國容，庭實不盡，得之亦不足以備物，而況於秀人奇士，懷不可虛之藝，而逢不可失之時者乎。大江之南，民齒多者，以約計之，郡不下三十萬男子，幸而爲儒者居千之一，而幸能以名字自通於上，以取榮祿顯仕者，居萬之一，其選可謂至艱，而得之可謂勞矣。於萬一之中，鈍墮慚慙，自棄者，又所不算。貢君仲章，以儒隱宣城南漪湖上，余嘗遇之，觀其居家厚待鄉順，怡親，悌長，隆師，敬客，而餘暇攻問學，治文詞，種種不麗於流俗，然亦竊怪其天資疏通爽邁，可以用世，而若未有所營者。旣而有司次第其庠序歲月之勞，以名聞於中都，而將授之以郡博士之秩，前所謂甚艱且勞之選，旣可以安坐而得，一日囊糧秣騎，騰觚篋筆，翩翩然告余以遠役，曰：奎生三十有一年矣，平居讀古傳記，見材名氣餒士，必快慕之。今縱不得如洛賈生、蜀司馬長卿、吳陸士衡，卽取印綬節傳爲左右侍從，言論之臣，尙當賦兩都三大禮，獻太平十二策，遇則拱摩青霄，不遇則歸耕白雲，安能浮沈渙忍，爲常流凡儕而已乎。余聞其言而壯之，蓋夜

光明月干將鏌鋌之氣。將辭塵沙。脫垢壤。以發祥於時。騰驤閃爍。勢不可止。如余之徒。則鈍惰慙慙。自棄。往願爲弩。丹絳鐵貝毛籥。括而亦不可得也。人之賢不肖。相去若是遠哉。嚴裝在途。酒酣氣傾。書以爲之別。

送曹士宏序

歲壬戌。余初遊武林。識廬陵歐陽公權先生。於祕書之署。其人清純簡重。雖居蓬萊道山間。而布袍蔬食之氣。鬱鬱然見於眉睫。余時年少。自銜飾。每從其所歸。未嘗不發慚面汗也。以杭學博士弟子。識拜劉先生。會孟會孟亦居廬陵。其人英爽峭邁。下筆造次數千言不休。而臨之。無復近世軌迹。至於清談滑稽。四面鋒接。一時聽之。略與李謫仙人何遠。然舉足不忘歐陽先生。十有八九語稱吾師。當是時。歐陽先生以迂廢。高臥里巷不出。余受劉公之愛。於文字間特厚。未幾。劉公亦歸。而余年長。四方之遊。從日以汎濫。其士大夫自廬陵來。而喜與余交者。則以二先生之故焉。最後入太學。太學之徒。廬陵爲多。余一皆識之。大抵其人之恢中強項。敦志業。而好潔修者。歐陽公之教也。其人之英資高裁。多風聲。而精體要者。劉公之法也。顧常數數爲曹君學可商論。及此。學可曰。子似未足以知吾州鄉俗之美也。子之稱於吾州二先生。猶以其名。若吾父兄之在吾州。而不獲乎其名者。子安得而知之。余聞其言。殊自悔。以爲稍久。必當有以滿吾志。與學可別三十年。余遂窮老不可出戶。聞學可死亦久矣。而始識其兄子士宏。士宏者。於其鄉之文獻靡不聞。於其家之行能靡不習。余於是不獨知士宏。又因知士宏之父在其州。卽吾學可所謂不獲

乎其名。而人不得知之者也。於戲。誠美哉。己亥三月。士宏揖選省戶下。倦遊將西。須一言以處別。余自顧無以振激士宏。而盛意不可虛辱。獨敘平生不得於君家父兄師友者。還以諗於士宏。詩不云乎。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士宏盡歸而自樂其樹檀乎哉。

送吳州判還番陽詩序

至大改元之秋七月。州判吳侯熙載秩滿。將還番陽。州之士大夫相與祖送於西津之門。旣而私相與言曰。侯之來奉化三年。民安其清。吏懼其明。而吾徒敬其文。雖侯之才。其概於吾州。如大庭之治小俎。幾不足勞者。而出其緒餘。不可測之智。不可干之威。不可窮之辨。不可欺之政。已足以聳動其僚。而爲惠於吾人亦已厚矣。故當抗旌結轍。指揮詰斥。風迅雨疾。諸葛公之部伍位置。取諸其胸中。而措之也。及乎藏鋒斂穎。韜潛謹飭。冰淳矢直。邴曼容之浮沈小官。潔身寡過。而求自免也。迨至端毫振擯。周遭整刷。春旋樞撥。陶士行之勤勞筋體。願有所儲以待用。而不敢惰也。嗚呼。吳侯持盈而來。奉初而還。權雖薄。俯仰無所怍。祿雖薄。身名無所辱。視同時前後得志不得志。蒙瑕裏玷。有幸全者。有能若侯之浩然去就之間乎。於是代者未至。浙東都刺史按州。大黜汰褒勸。甄侯行能。委以讞核。符移叢湊。侯意亦以願有所激厲。而官期滿矣。乃相率作爲詩歌。以發其未盡之志。以樂侯之行。而慰州人之思也。昔者。桐鄉遺愛踰於家祀。襄陽耆舊兼載名宦。今而後。吾州父兄子弟見山川草木。誦侯之篇章。經池臺館舍。想侯之爲人。自不能以忘侯。抑侯之去吾州。其能以遂無情耶。其年八月朔日序。

送趙學古歸永嘉序

古之人有視其世爲不足居而忘之者。其次有忘其鄉。其次有忘其家。其次有忘其身。其達之有大小。故其忘之有輕重。固也。夫物莫著乎天地之運。事莫甚乎古今之變。今有人言山川之崩竭。日月五星之隕。蝕生人以來。爲衣冠。爲血肉。爲君臣。爲鬼域。興廢治亂之故。往往嘗試而道之。人亦嘗試而聽之。有人曰。我能蹈死如蹈生。受危如受泰。聽者必曰。是怪人也。有人曰。我能捐貨財。遠妻子。離鄉去土。而不戚。聽者必曰。非人情也。是何達於大而不達於小。忘於重而不忘於輕歟。蓋推其遠者易爲理。處其近者難爲情也。余於趙侯學古之歸於永嘉也。尤有以動余心。趙侯生於神明之胄。長於貴戚之里。策名四十年。不求人知。白首下邑。仕違其時。不矯不阿。陳力遂去。嘗窺其爲人。殆非有意於斯世者。客食特久。悵悵然無所歸。問南東行者。知故廬先墓獨無恙。而父子兄弟盡矣。輒仰天發泣。不自禁。一日。條羸藤。約敝篋。戒陋車弱僕。告行於邑中三四儒者。噫鳴唏噓。悲動路人。嗟乎趙侯。人生離合之懷。他時常有如此者乎。余家世刻人。幸旣得一區於剡源之上。筋骸方強。法當傭耕以供三老人養具。語不云乎。人窮則反本。勢使然也。趙侯之鄉不得在永嘉。而以永嘉爲歸。亦值其窮者。宦學可息。合并無期。趙侯歸而自愛。強志以光晚景。所謂不忘其身者。非全之之謂也。力業以訓子孫。所謂不忘其家者。非私之之謂也。敦義以厚風俗。所謂不忘其鄉者。非客之之謂也。雖然。趙侯行矣。邇侯之心。其不可得而忘者。寧惟是三者而已。三者不忘。而曰能忘其大者。是能忘於言而已。苟可得而忘於言。雖是三者。亦可忘也。於是諸公載酒餞諸邑南門。而

余爲之序

送老甘秀才序

人幸而得至於老，又不幸老而窮。此人情之所矜，而不敢忽然者也。故先王之時，於其老也，有祿與位者，尊而優之；無祿與位而窮者，存而矜之。然其人必皆有以自重。大之，典籍辭令，必有可以備咨訪；次之，詩書學問，必有可以教導；其鄉里子弟，惟孤窮廢疾，無所倚賴，然後始仰食於有司，而盡其齒。然亦未嘗使之生缺其養，而死失其歸也。後世籍無齊民，人一老而窮，則爲人所賤，而老者亦氣昏志阻，不敢與強壯齒。儒窮尤甚。余來上饒之明年，有池陽甘中立以行卷謁余於學宮，卽之貌枯而行腴，學專而思宏，與之談於易書以來，程邵二家先後天之義，涉獵貫穿，於蒼雅以來，字畫形聲之清濁輕重，推索邃密，蓋江東之衣冠盛時，一種高人奇士之所傳授，中立嘗私淑得之，而徜徉山林，鄙棄科目，其動心忍性之目，亦已久矣。自余之同業，若所常還往，皆敬中立而無以療其窮，中立浩然且將入閩，余評中立非氣昏志阻者，閩多故家，去中都進趨之途遠，至必有學徒築館重幣，而相迎於武夷雲谷之上，益養聲實，樹門戶，俟著書成，藏之名山，傳之其徒，視世間虛有祿位，而期頤婆娑黃金與馬，淹淹日暮，無一名可論者，相去豈不遠甚哉。

送宋吾省序

始余讀史，旣見蘇季子出遊時，洛陽人舉嗤之，以爲捨本業而事游說，非其土俗。韓淮陰無鄉曲之譽，不

得推擇爲吏。遂去竄於俠徒。歎曰。此猶先王之遺澤也。當其時。使有權力氣誼者一人焉。能時其緩急。而馴養其才技。以爲良能。則二子必不至。但如今日之所驚異。然二子非更困苦險厄。何由肯自激發。將終身俯仰民伍而已。以此知往古士大夫所爲多才而寡過者。非賦性之異。亦有以成就之也。信之爲州。以余所知名賢比比而有。渡江而來。中原故老無不抱恨長息於此。故其俗敦儒而喜義。慕名高而重客。施鉉山宋吾省。自予之息肩。無十日不相往來。蓋家世爲儒久矣。嘗以其文藝受知於名僚貴將。強之出。因浮沈斗食佐史間。不出鄉而養親結友之事。麤足。是既能清純自重。而秩滿當調。後無以自拔。此非有權力氣誼者之責而誰乎。吾聞吾省天資肅爽。居財殊不吝澀。其與於人已多。人不當爲吾省惜。屬有行役。爲略書所聞於古近之故贈之。且以爲吾黨勸焉。

贈曹子貞編修序

天地之氣。發於山川風土。其雄深渾厚平原鉅野洪河喬岳之類。往往皆在西北。而枝條餘委散之爲清纖峭麗奇偉瑰秀。若康廬九華桂林天姥瀟湘彭蠡若耶采石之勝。皆在東南。豈惟山川風土爲然。世之君子。詮量人之才性氣質。亦或以相擬。是故有適然而然者矣。惟夫通人碩儒。強志力學之士。則不係於是。故太史公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稍長大。卽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以廣其記覽。吳公子季札雖早習文學。而不憚北游齊魯。衡諸國。日與賢士大夫講論。以求去其陋固。蓋不以生而受焉爲足。而他復有以成之耶。余之狷愚。生於窮海之濱。長於憂患。而漸老於貧賤。其足跡之所經。遠不踰荆。近不

跨越其耳目所悉。不過尋常穀穀之內。無異通解。其平生從遊。則又材高者既不吾屑。卑下者吾亦不屑之。是真自棄而無望於斯世矣。獨時時俯仰方冊。見六合外事。及間接古名賢人語。語如搔癢沃熱。聊復少自快意而已。庚子之夏。有中都官敝驪。僦過余錢塘逆旅。揖之。氣溫而貌嚴。叩其談。引古今繩墨。灑灑然數千百言不止。質其居。居東平。諗其官。太史氏之屬。請其姓氏。曹君子貞也。余驚喜。願交之。久而讀其文。屬辭莊屈之潔。析理孟荀之達。而比事左班之覈也。噫嘻。若子貞者。非余之所當朝親夕習。以求成其才性氣質之不足者乎。抑余之願交子貞。知子貞之於余。亦有不能忘情者焉。而爲子貞難。爲余易也。何也。余之狷愚。長於憂患。而老於貧賤者也。陂渠之水。潄之以自濡。雖亢旱猶可後。涸注而決諸遠。則不如天雨之澤。微服處廬巷。人皆異之。徙而居高。指目多矣。愚之狷愚。潄陂渠處閭巷之類也。若子貞之道。方當行遠。其勢不登高不止。而安得不謂之勞於余哉。雖然。子貞之勞。猶能成余。余非能成子貞者。子貞家有賢父兄。而所居東平。今爲儒府。諸老先生方以類相先後進用於朝。子貞往而試以余言諗焉。無必豐於名。必豐於其所可名。無必充於其欲。必充於其所可欲。徐行而敏視。多藏而善出。是其學也。倘庶幾乎異於今人之所謂學矣。子貞曰。唯唯。因以爲序。

贈黃彥實序

自老莊氏憂身厭世。有不願爲材之意。而世之闢茸晦昧者。託而逃焉。於乎。是何不仁已甚耶。天之生斯人。苟不使材者率之。則如勿生耳。材聰目材明。人之不可無耳目者。以其非是二物。則往往陷而入水火。

今日我之耳不願爲聰。我之目不願爲明。其不爲廢人乎。若曰。聰不至於聽鬪蟻。明不至於燭淵魚。則懼於聰明之過之論也。而非遂以聰明爲不美而不爲也。畜馬願其善走。畜劍願其善割者。馬之材在走。劍之材在割也。有惡走之驥。割之銛。而寧得土馬木劍焉。不可也。余少壯時。州之慈谿有黃東發先生。以經術行誼政業爲江南名卿。綠桑梓故每與余評覈古近人物。以爲士之生世。誠不可無材。蓋當其時方以闕閱科舉取士。幸而有父兄之素。場屋之目。卽拔擢而試之。試之以文墨。記覽錢穀獄訟之類。俱不可。則名之曰道德。展臂雅揖。垂紳緩趨。浮沈談笑羣衆中。不失繩墨。則咎責不加。而品級馴致。惟先生輩起寒遠。實用所長。取知於人。寸量尺綫。然後至。故其語執之良堅。後生晚學化之。亦皆矯然有自勵之色。而先生歸而私督其家庭子弟者。尤嚴於他人。先生沒二十年。家單嗣絕。四壁不立。平時炎門赫族勢當同漸共盡。而子弟乃於中間方以材著。大德辛丑之夏。遇宣城校官字彥實於杭。問之先大夫行藏本末。無不習問之。古今學問文獻無不貫。至於雄篇雅章。機春穀奔奇聞異解。蹊通部屬。一一去人遠甚。茲非天之所生。爲家庭之所成者然耶。以斯人之窮。望於吾徒甚急。令卽用材。又可得無耶。雖然。古人之材。因事而見。其未有車也。如無材。然彥實之劍與馬惟謹。毋使人畏其銛且驥。而益務藏聰明。以待事至而出之。何如。回宣城見王敬叔兄弟。尤取材也。亦以質之。是歲五月。旣望。

送龔子敬序

大江之南。士連吳荆。當春秋時。能以言詞問學通名中原者。謂之奇人。漢晉以來。弓旌之聘。軒輶之傳。無

日不至山亭野郭間。由是功名馳驟之路繁。而隱逸稀矣。夫豈惟人物懸絕如是。凡壤地所生名材異寶。犀魚孔翠。蛟紉火浣之幣。空行人語之畜。形容不經見於前世者。無不爭先自獻。以充明堂之職貢。豈造物者固使之然。而勢不容不然耶。近日之江南。又異於昔。人物磊落者。十數公則皆出於科舉。科舉不足論。論科舉之得士。視春秋漢晉諸所以取之。功過猶足以相補。而世嗤之不已。非徒嗤之。且羣詆族誹之。惟丹陽龔子敬過予。與之商略此事。犖然有當予之心者。蓋子敬之學。淹通而縝實。據古而少尤。今其先人大父。復俱由科舉出。爲名公卿賢師帥。童丱之年。珎璜耳習。龜組目歷。及今春秋鼎盛。乃方從于大夫車馬後。欲觀上國之光。此雖余輩累千百無足數。而能見容乎。抑子敬與余皆南產。儒者浮沈里巷。居常自諉不見用。故每事退縮。若無所解。設見用。將何以別異於餘子。言游之絃歌也。而慕之者復爲魯恭卓茂。屈平之詞賦也。而慕之者復爲子雲相如。以風土評量天下士。幾於自狹。子敬努力爲江南吾黨一出。亦使四方諸人有所慕。學於家庭。談於庠校者。非空言矣。余雖不能尙攘臂企趾爲子敬助喜云。

贈相士歐陽生序

壬戌歲。余始自杭歸鄞。識長沙歐陽生於鄞侯劉朝奉席中。歐陽生善相人。人之欲問歐陽生者。爭慕先得之。越疆而招。排閭而迎。幸且至。則修衣冠。振顏容。候其一言。以爲窮達。當是時。歐陽生之裝未解。而他候其門者已若干人矣。旣而亦從劉侯來謁予。予驚而問焉。歐陽生曰。不然。吾技人也。吾之技以達許人。而心之所不賢多於術之所取者。不可勝道也。以窮許人。而心之所賢多於術之所黜者。亦不可勝道也。

用此。雖屢許人。人不以爲夸。而術常不敗。余深異之。以爲生非技人也。其言近於有道之言也。自是相關十五年。余以憂患困絕。傭書於鄞。而生適復來。當是時。鄞之人舊識生者皆無存。存者往往病廢先業。求昔之所依。以爲光華如劉侯之徒。安可得哉。人皆爲生悲。而生夷然不傷於懷。不惟言談趣尙若有得。乃其旅力趣鏘鏘。鑠比於劉侯之席。輕健似復過之。嗟夫。歐陽生真非技人乎哉。真吾所謂近於有道者乎哉。吾聞古之善道術者。若巫咸之於卜。扁鵲之於醫。皆能相人。得其道而不善用者。爲京房郭璞。生其毋數數於行乎。生之來杭。有學士張鄧二君。皆因之以書。余未有以復也。生歸杭。先以是似之。

贈談星者謝生序

余十八九時遊杭。杭故多技術家。其用星歷躔度去來逆順。言人災祥貴賤。以微名逐利者甚衆。大抵重簾複肆。業愈售。則愈貴重。不可變。有歐陽可山。栖栖自江西來。白晝侍官墉。設案席。夜卽篝燈露談市中。余間往聽之。術與衆星翁異。往往雜取五行生尅制化之說。士大夫旣相駭惑。而衆星翁其共排斥之。以爲何必乃爾。可山翁曰。我術誠不能強人。然不出三十年。必當如我說也。余遊戲猶記亦語。越十年去杭。又二十年再過之。舊所接識人物。一一無復存者。況於可山之徒。復何從物色。於是後一輩談星家無高下。例以五行生尅制化爲斷。如兵法吏律。從之則合於算。違之則謬於測。雖不識可山翁者。靡不悉然。余驚歎錯愕。竟不知可山翁之語何以如此驗也。東山謝生亦學可山翁之術。加精審。初聽似任心輒發。及揣摩某禍後當如彼。某福後當如此。無不應。其屢烏所經。裏囊握券以候之。叩門恐後。噫。可異哉。謝生之

父於余爲同產兄弟。本業儒。儒無所售。而出於此。其意若以余爲覆車之戒。獨感可山翁之自信。不以勞
窶廢阻。卒能使人尊用其道不疑。非近於古之身死言立者耶。而吾黨何爲乃獨不然。因爲遂書所見。勵
生。且以自勵云。

送李公度歸三茅序

余兒時聞江南山之美者曰句容之三茅。有鄉丈人趙君蹲。字立道。年三十。以閭閻辭翰志節當得美仕。
一日棄其家。佯狂出門而逃。家人莫知所之也。徧國中物色不能得。一老嫗云。是子他日數言三茅。試依
其言求之。使人至三茅。夜半見一燈熒林薄間。穴窗窺之。果趙君。卽不敢驚問。明日益以數輩。破產挾持
登車。趙君不果逃。然歸家無一日不戀念三茅。怨其家奪其志。曰。必殺我。竟以此快快得疾。余嘗疑之。趙
君非佯狂迷惑者。其意殆與韓退之登華山不返事相類耳。人仕宦妻子豈無足樂。必其山陵丘壑煙霞
水石之適。什伯千萬相遠於此。然後輕性命而求之。古之達人奇士。一牽於世故。欲有所建立。則不暇得。
而偶念之者。又耳目隔遠。知之不深。或知之雖深。而制於累。窘於力。與不暇知等耳。故如趙君之捐身行
志。世人往往驚駭以爲怪事。必若神仙隱逸方外之流。無仕宦妻子世故於心。然後有暇而深知之。余未
三十。亦嘗以科舉得官。道過三茅之鄉。望其山而不得入。竊有愧焉。癸巳之歲。於是年五十。衰憊退惰。無
復四方之志。忽與道士李公度相遇於鄉城。問之。自三茅來。欣欣然令人有駕青牛騎黃鵠之想。而公度
方以名字通籍金闕。平生學力。諸貴人頗有知之者。則三茅雖佳。將亦非公度所得有。嗟乎。異哉。夫三茅

之於世。有非蓬萊崑崙方壺圓嶠如道家所言之恍惚難至也。而求之不能得。得之者不能有。是豈不係於人哉。公度勉之。歸掃其故居。余遲十年之力。俟諸兒勝門戶。當杖藜芒屨訪君於東岡西澗之間。尙未晚也。

送郭以南爲道士北遊序

天地清明純厚之氣。鍾而爲聖賢於世。使之自養而養人者皆具。是亦可謂幸矣。而世不可以數數遇也。於是乎礫裂四出。散而爲異人奇士。沈埋隱伏於山林巖穴之間。大之或有時而名世。而小之亦能爲高以矯俗。吾觀古之崆峒鬼谷之徒。蹤跡巉峭。言行誕謠。往往皆是。而李唐以來數百年中。雖以賀知章姜公輔鄭遨之高才絕識。動輒離家棄俗。俛首去爲黃冠師。大丈夫至於不得行其所欲。而縱橫恣睢無以自制。何往而不可寄其身哉。永嘉異時爲公卿淵府。一閨之聚。十朱九紫。郭君以南於其中。以明經勵強自負。朝遊嚴徐之庭。夕造金張之邸。無不獲者。年運而老。僭然不免有霜露憂。則投章甫裂逢掖。遂一往爲老子役。若終身焉。旣又憧憧然有嘯蘇門。棲崧高。遊涿鹿之想。人皆疑之。余獨奇之。以南者。蓋余所云縱橫恣睢無以自制焉者也。資之自養旣不足。求之養人亦不能。有餘焉者也。雖然。以南。儒者也。儒者之道。行如龍。藏如龜。夫龜惟不食於人。故能全其生。龍出而嘯百川。雨八荒。其去也。人不得而知之。以南去而簡其資之以爲食者。慎其見求於人者。其行也。其藏也。雖微老子。其誰曰不宜。

送慶上人謁陳使君序

人惟負超曠逖遠之志者。必有事乎遊。然而入焉不無累於身。出焉不能無以累於人。則雖善遊者。吾猶病焉。斯二累咸去矣。徒遊而不得其所爲遊。則雖胝行喝走。役役於道途之間。祇自弊耳。鄧爲東南斗絕之處。壤地相接。而山之最名者曰天台。曰雁蕩。生東南。不得一至焉。以爲闕。故凡懷章之吏。彈缺之客。莫不顧睨軒舉。指爲先登。他日羣而賀之。得至者十無二三焉。是非有遐邇絕壤之隔也。亦非有其志皆不足以爲也。以吏遊者。以吏累身。以客遊者。以客累於人。故非惟不能深知之。或知之而不暇踐也。惟夫浮屠氏之徒。意往而輒至。樂極而如忘。彼其捐父母。棄親戚。視吾世如附贅懸疣。而不之省也。糧糗不待頒而給。役使不待具而佚。將何行不可遂。而况二山之犬牙吾邦乎。是故非吾徒之所能然也。雖然。爲彼之遊則易。然爲彼之遊而卒無得。猶無遊也。慶上人告余。行將略天台。而窺於雁蕩也。問其故。曰。吾志於是久矣。日吾有母養。不得出。今則鄉之戶部陳公適爲其州焉。夫慶上人之遊。賢於他浮屠矣。陳公又天下之端直傳毅君子也。子行矣。必有以教子矣。斯遊其庶幾有得乎。

送恩上人歸雲門序

人之情莫適乎。得其所欲耳。目之適於遊。心體之適於居。尤人之甚欲者也。然至於權足爲力足行。而有得有不得焉。而後可以言命。昔者嘗怪齊景公以賢諸侯。欲一觀轉附朝饈。而其臣有流連荒亡之諷。謝康樂韓吏部以名士大夫。一欲臨山出海。一欲離家棲華山。而諸人驚惶駭愕。防之如觸禁犯毒。乃若山林避世枯寂之徒。輕裝徒步。欲行而行。欲留而留。略造意。即得縱恣於所如。人情之疏通滯礙。果各異其

逢哉東南之山卓然以名跡著聞於人人所慕遊者不過二三十里道之相錯遠近不過數千由浙人言之雲門最有名最近彼其左台右剡前沃洲後天姥遊者宜不可緩他日諗其人百不能一二至有覺思上人字以仁自四明脫髮卽往居之爲上人喜上人曰吾何爲拘拘於此肩一簞緣石橋循雁蕩出金華洞過天目拂靈巖虎丘浮金焦仰鐘阜沿瀟皖投匡廬二林久之略大小孤挹九華窮其勢遂將摩洞庭跨巫峽歷峨眉望崑崙然後返豫章經衡岳從觀於蒼梧之野無難也已亥秋忽相逢西湖南屏山下曰吾遊倦矣吾思之使吾有以自適雖居雲門可以遣吾老無所適雖日遊萬驛未見多賢於吾雲門者徒勞苦耳吾行天下有詩累百首平生交友滿江海今亦不掛念顧歸而見雲門花草樹石皆吾飲食臭味見雲門風林湍瀨皆吾聲音器玩見雲門煙霞天露皆吾囊橐儲餼見雲門禽蟲魚鼈皆吾過從還往外此吾何求乎而復何恨於乎噫乎窮人世之適有甚於上人之行留無滯礙者乎上人之得於天也厚過於人也亦云遠矣若余之區區固非有封疆之責軒紱之累所居去雲門東無十舍鳥道一宿可至秋高山中熱時上人爲我取葛翁泉釀酒列酌數行蕩濯五臟昏垢遂與上人尋大令之故蹤歌徹公之遺篇陶陶乎囂囂乎喜而遊憊而休不亦可乎上人胡盧而歎余亦覲縷而書以爲之序

送子儀上人北遊序

自中州文軌道通而東南巖岷島客無不有彈冠濯纓之想彼誠鬱積久而欲肆其揚揚者也然皆不能無所誘焉其無誘者雖使周穆之御談廣莫於前楚國之卿夸侈靡於後聽之寂如也故余窮居二紀以